

◎省府二九七次議案

林雲陔、金曾澄、林翼中、黃麟書、胡繼賢、李祿、芳浦、何啓澄、主席林雲陔、討論項事、一

府呈復、關於電力管理處追加二十三年度經費預算一案、擬將該預算內補工項下每減一千元、年共減一萬二千元、以符厲約之意、請察核指導案、議決批准、三市政府呈、建工務局呈報廿年度臨時門

第二十九、第五十二、第六十四、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等各款撥出預算、請援案提前開支等情，以憑核辦。除咨財政部查照外，合行咨請貴會核辦。此咨。

四日兩廣外交特派員甘介侯發來香港電云、去年招府承認中國船員証書經過畧云、去年招府以在英訂建之海元海亨利海貞四輪已下水、呈請交通部咨請外交部向英國政府承認中國政府所發之船員証書、以便

船、須先向香港政府請領乘客執照方准
而船上船長輪機長副等船員若係華籍

照會俄國國府。俄國政府於去年二月十四日進行交涉，查我國已於前年二月十四日八國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曾於去年三月按照公約規定，檢送安全証書，無線電報証書、特許免除証書各種樣本送英國政府。

國政府承認發生效力、以上各項証書既經
、則按照公約規定所發給之船員証書、

五月十七日接香港政府正式通知，謂今年一月一日起，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在香港生效力，自是日起，凡中國適當機關按照公約所發給之船員及輪機員之証書，香港政府與香港政府所簽給者有同等效力。

事之得以圓滿解決、實足表明英國政府之公允、以及中英邦交之敦睦、余對於前

迫情形，其他帝國主義者無此苛刻，而
論被其箝制，無辜僑胞遭其摧殘、種種虐
同化政策，他如工商各業受其摧殘、思想
加限制華人入境、取締華僑教育、強迫宣
省教育會昨通電云、遼寧政府前請利和

理、甲然爲之、以致多數僑胞流離顛沛、不忍聞、自應一致聲援、籲請我政府提出

任主臣、廣東省教育會叩、

◎市商代會仍難開會

市商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自改定今明五

日舉行、後經一再展期登記、以期會員報

報到者仍未足法定人數、現該會已決定延

財政廳昨令各縣長云、案查征收臨時地
章第七條內載「負有繳納臨時地稅之義
義務繳納者施以滯納處分、其辦法由
之日起、於六個月內完納者、照欠額帶

內未滿一年以內完納者、照欠額帶收滯
款百分之十、又第八條以逾期一年以上

處雖已有明定、惟所收漕納罰金、應如
尋例報官未申、爾、對於廿三年度改征隨

鳴孝馮蘭蕪爲副、總務盧劍豪、監察周慶、財政余君磐、宣傳馮仁虎、建設羅繼南、庶務沈仕侶、

▲南海鹽步廣維昌炮竹店司理陳德朝、昨店款四千餘元、週轉不靈、十二日倒閉、昨前挾帶千元逃匿、聞該欠貨項約八千餘、

▲肇慶市天寧南橫馬路慶雲茶室、爲梁某氏址、兼營酒菜、已兩易東主、十三日又聞

鳴孝馮蘭蕪爲副、總務盧劍豪、監察周慶、財政余君磐、宣傳馮仁虎、建設羅繼南、庶務沈仕侶、

▲南海鹽步廣維昌炮竹店司理陳德朝、昨店款四千餘元、週轉不靈、十二日倒閉、昨前挾帶千元逃匿、聞該欠貨項約八千餘、

▲肇慶市天寧南橫馬路慶雲茶室、爲梁某氏址、兼營酒菜、已兩易東主、十三日又聞

青衣却盜

者之偵。今已告知爲虛僞。夜後盜必復來也。若不速備。吾等將不免爲所害矣。吳氏使代爲守望。至夜寒甚。婢仍睜眸若前夕狀。盜皆笑於門外。吾等知爾之詐矣。破扉入室中。突出數壯男。橫置簾之。盜出不意。乘衆受傷且死一人。餘皆風竄奔去。後實妻歸。吳氏以遇盜事告之。並力稱婢之智。使盜不能復犯。婢更進言曰。是嫖非樂士。盜終難免。不若他徙居上宅。實妻越其言。遷居省垣。後間舊居爲盜所焚。實妻更嘉其能預知。特之如親女。出閨時厚其粧奩焉(甲)

王富翁。性慳且吝。凡事務求肥己。公益善舉未嘗施惠。因貪欲則剝奪成家者也。一日。獨詣茶肆。坐後調飲。覓一工人耕菜地。但白飯清湯。漸少而不肉食。敏速而耐勞者。座中皆嗤之以鼻。適某少年耳其說。趨而叩之曰。翁欲覓人耶。如某者。合格乎。吾見飯不思食。舉凡肉類。均是吾冤家。所作所爲。一日便可了然。薪俸多寡。則無用計及。忍耐而有毅力。觀其體質魁梧。面目黧黑。髮鬃鬚鬣。有數十年之久。立許雇之。并如言立約爲據。期以一年。遂僱翁家。荷鋤至

小說世貪累省荒

黃家本爲巨富。內外衣服皆呼成衣匠來家縫製。靜宜雖素素服。而于長衫肥袖。較量甚不稍忽畧。故凡成衣匠戚友。必親自指點。成衣匠中有李成祥者。挑過十餘年。頗靜宜有以爲憾之。一日黃昏。潛入靜宜房伏于門隙。靜宜久不成寐。忽發長嘆。成祥低應之曰。何必長嘆。靜宜聞言大驚。欲呼救。成祥急止之曰。深夜無知者。汝果睡人。一生名節。雖竭西江水之不足。以濯之矣。靜宜乃爲所觸。懣不敢聲。自此靜宜受成祥挾持。未幾而懷孕。靜宜以告成祥。成祥戲備及一切細軟。爲兩大包。約值千金。由成祥肩輿至。僞稱母病歸家。登輿而去。比至轄江邊。成祥已買舟而待。乘舟至南昌後。復搭南潯火車過九江。黃家靜宜當晚歸家。頗以爲異。翌晨遣人問諸親家。則並無歸家之事。問於橋夫。始知肩輿爲成祥所僞。與靜宜搭船借逃。舉家遽然。始知所措。急電仲玉歸家。仲玉抵家後。始知有靜宜之隱。頓足曰。惜哉。方余由九江上車時。見有男女二人手提包裹。匆匆下車。彼地官規補。此地官整理。翁越其說。方慶得人。私心竊慰。及膳。相來兩式。白飯。一小盃。令某獨嚼。草草了事。翁以其能隨約言。更爲雀躍。并嘉獎之。逾半月。自是勤敏不苟。許爲可托。遂不履其耕地。自是農者家人。再半月遂同某共饌。翁驛之量。非鮮不食。非肉不甘。不可待言。惟坐席大肆。肉食鯨吞。連飯數盃。翁觀狀。怒而責之。某以錢約付。翁曰。翁云飯不思食。實之矣。某以錢約付。翁曰。翁云飯不思食。肉是冤家。言猶在耳。何饑餐乃爾。某張口使。翁茫然。乃曰。翁見飯否。飯入口。中安能得見。焉得不食。肉是冤家。仇共戴。天相。不相不噬。豈夫乎。翁不能對。方知相受。足可以相抵。遂往觀之。則已成蕪。耕橫矣。愈憤。執某而責之。亦以約對。更怒。某揚目傲然。舉手以示翁曰。余之不言。所爲。一目了然。請翁翁之。便不在言中矣。翁漸且憤。因而悟曰。此余貪食所致也。故前非。乃斥百金與之。使贖其約。自是力改前非。一洗從前惡習。卒成善人。彼此財賄。不亡已甚。後亦不復。亦未可厚非。如少少

女子曰：「此其時也。」當時路警攔援之矣。時正
議偵緝之策。忽接九江軍警密處來電云。有
獲男女二人。攜帶珍物兩包。訊明係由
府上私逃。如何處理。諸電覆云云。仲玉
當即發電。請將包裹妥交。以備認領。無親
男女。不必解回。以免挾家誅。軍警稽查處長
與仲玉有舊。故一切妥為辦理。悉如仲玉之
意。先是成祥二兄。於九江下車時。突遇仲
玉。仲玉雖不識彼。彼固識仲玉也。乃倉卒
急走以避。稽查疑而詰之。答語矛盾。檢査
所携。又多珍物。因帶處分別詰問。遂各吐
實辭。兩人所携各物。既被扣留。轉出送。貨
方斷絕。無所爲計。成祥有中表某。商于湖
口。遂往依之。至則營業閉歇。中表已他往
。乃暫寓某小飯店中。內外限隔。不可名狀
。如靜宜寓此環境。悲不自勝。悔悔交集。度
日如年。一日成祥忽召友人龐姓。頗假屋以
居。靜宜亦與偕往。應客方丈。牀帳什物均
甚富麗。然飲食店飯價過多矣。靜宜心爲之
稍慙。詎成祥託言外出。日暮不返。心頗疑
之。忽有一青衣女掀簾入。數人可四十許。橫
肉滿面。靜宜比問何人。教入入私室。青衣
者笑曰。我卽此屋主人也。李成祥以五十金
買汝爲香妾。倘不知耶。靜宜如聞霹靂。真
如所措。熱事已至此。惟有安之而已。屬芳

民初雙龍據粵時。參謀部某甲。藉隸古漢。
技藝。搜機略。殊得龍興。煊赫一時。致政
財源否。惟性鄙吝。嘗與朋儕交。鑄錢必鈐
與異性交。千金不惜。恒酒巡遊粉飾中。
有不稱木之微號。曾在廣東。拔一花名曰
綺紅。重紅牌亞姑也。輩之歸省作土爐香曰
享其官本生活。豈知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
紅。未幾財訖罄。雙龍潛伏海外。其部下
紅。第二線。欲遠沽不遑。又思補救紅信遺
紅拒之不願遷行。故逗留旬日。解決辦法。
移過綺紅所軟化。反將雙龍授之。恐遭刺
爲通者所擒。使雙龍大虎威服。而逃遁則

香港
近事
拆白官太(上)
俗鳥

盆販濟一毛不拔。掩耳如門。損人利己。爲
子孫作馬牛。良可嘆也。今之富而好施者
不乏人。其如富翁者多何。又焉得有某少
年以困乏。偏此翁能好施于前。持不貪之
本。總刻薄之心。又何見乎少年。致地太
作劇。亦足爲富者善矣。假無少年。則不足
以警發之心。亦終復自覺之日也。(關八角)

卓衣幃屏影。故言者諱詳。而聽者藏密。宦
而花晨月夕。常常愁容。枕冷金寒。偷埋
淚痕。莫奈善後無方。亦祇有聽之而已。今隨
跑來者。實行自物色。行見萬貫家財。與
之俱去。豈不可惜哉。言訖不禁欷歔。梁聞
言心忤然而生妄念。欲效毛遂自薦。遽呼梁
曰。余因宗禰計。久欲棄世。冀甘蔗勞生。
余無過當者。故斯願未償。今可謂機倖巧
況君為老友。理當代嚆赤繩。倘儀倖事諾
定然慷慨倍酬。梁曰噫。談何容易。甚事
須待彼本人自裁。弗何敢輕諾。但姑試言之
視君命運如何。二人乃久談而別。臨分復
說云林氏意在兩可之間。誠說頭先相復

好義。發則昌黎榮華。未幾。以病殞。分產
二遺給賢妻。無何。竟以約束無人。
數年間家香蕩盡。窮無所之。思魯昌子。
會其妻已先後各有一子。一曰。昌志可
行矣。蓋其時昌未有子也。一日。昌赴郡鄉
收數。歸途經某山麓。忽有二入從山邊躍出
不由分說。舉劍亂刺。昌遂為所陷。兩人
復盡袖所有。及夜其妻馬氏以夫尚未歸
心頗忐忑。望屋鄰村有與呂素氏者。倉惶
奔告馬氏。謂昌臥某山麓。氣絕已久。馬
氏聞而極痛。一倒臥墓側。乃具喪報案。然人
海茫茫。終無緒也。日居月諸。倏已數載。
馬氏以死者已矣。生者應維持。乃出資納
小童。養之於家。石公感其意。大加賞賚。

以縶盧山。互表肺腑。免蹈前嫌覆轍之例。不作裴卿爲先決條件。周曰。可居平妻之列。其餘條件若何。梁曰。須再咨商陳能若復。言訖與辭。翌日夕陽甫下。電炬初明。周照堂先覓茶室。梁候至望東三樓。梁向安然。不勝悲衷踴躍。恨梁失約。繼又疑其潛空。轉構造事。屢屢洋行。宜無懈怠者。惟周迷于財。色。慾深太深。竟能釋然于懷。竟至胡猜。及晨輿將返洋行。而果依然故轍。周責其失其約。曰。願由省夜輪初歸。因行程太速。沒由語君。致勞鑒注。蓋表妹曾家居官垣。今詣省與商擇親聘。且允任月俸。代地物。與富家妻朱氏毗鄰。契結蘭因。殊相信託。得。如意郎君。況未交遊素廣。恐爲捷足者先得。此誠君前程障礙。特來告知。預籌良策。毋使成功敗垂成。周略言沉吟片刻曰。君爲她平成。料亦爲她倚重。君肯撤合。成事非難。如目的果達。當薦君于洋行占一優缺。以酬執柯之勞。梁遂謝不周。從茲彼仇。恒會談於茶室。時逢逾旬。周已需費不貲。蓋其立拘并掘藕之心。而行拋磚引玉之策。雖少破綻。在所不較。

(未完)

吾有二子。儘可擇一爲兄嗣。何竟以異族而亂宗。言時夜忽醒。周氏床前。鮮血淋漓。從其說矣。是夜忽醒。周氏床前。鮮血淋漓。悽然曰。余之死。阿霞買兄殺余也。前以當時得金之玉扣。今尙在家中。汝即以此求當道按址投之。便能拿獲。言已遂去。使馬氏攜養子寄母家。以其事告乃兄。即赴縣署請派員緝兇。時縣宰人謂智明。立派幹員。并權二既所供。出票拘拿。解署一鞠而決。忽聞發之二子同時溺斃。不禁太息(甲)

若思

任俠

飛霞寺僧

清遠飛霞寺。有僧焉。年約六十餘。詢其姓名。則俯首不答。以信懺懺行恭。故吾以信懺而名之。一日。有婦人哭于寺旁。哀哀。信懺而問之。婦曰。僕夫張姓名偉達。家貧無活計。日以採薪挑市販賣作日常之需。今數爲盜。久而示懲。而身死巴西隊矣。家中數口嗷嗷待哺。思已葬非身亡矣。故吾欲隨路行。往覓之。探其踪跡。僧曰。時已夜矣。

小說水鬼鳴冤記
錄以旅鄉之伴。無奈從之。五中仍快不快。惻惻其行又緩。潘終莫悉其究竟。然心雖焦急。恐開至埤頭時渡船已過。催催之不雅。祇任其而已矣。速行至埤頭時。詢諸渡人。則云渡人已去矣。潘遂大為懊喪。而幾反引以為快。對潘曰。君不越吾言。致枉此行。潘默然島雲。實則心甚恨之。正欲折返大埔。詎倏忽間。雷電交作。而磅礴大雨至矣。潘錢急入破廟暫避。距知由申刺港至西迄未稍停。潘謂錢曰。今夕之宿將焉止。且腹無粒米。奈何何。錢令雨止。而夜色沉沉。行亦匪易也。錢遂頓首曰。腹餓事小。度夜傷大。且堪頭冷袂。倘敢非徒知之。必算吾倆失。汝其籌之。潘曰。事已至此。不如僱兩隻舟。乃明聲呼舟子。舟子應聲。載客冒雨而至。問曰。客呼我何爲。潘道意。載客望小亦儘可容客等。盡行來。給資隨君可矣。潘大喜。與錢下艇。舟子即知潘等未飯。遂弄饌食之。潘羞下艇。錢已。始各執火。鑪等因整日疲勞。兼難以浙潮之雨。潘正呼呼然入睡。時魚更三響。雨漸細密。浦東靜靜熟睡。微聞鄰婦水聲淅瀝。舟亦爲性命搖危。不如暫宿本寺一宵。候明晨再往。則無礙矣。嬌唯唯曰甚佳。得寢不棄。乃引船入室房。居僧都一堂。爲之掩門。然後同室就寢。僧去後。嬌獨不成眠。至天明。同僧乃扣門請出。大明矣。可起床。嬌乃急抄衣出。時僧已令常備水爲嬌洗濯。電朝進以早餐。並謂曰。今晨往訪丈友。路途遙遠未卜。可先充足腹糧然後往。當無憂也。嬌唯唯應之。共煮煎茶。將畢。僧復贈嬌杖。山險難登。弱質少婦。不免生危險。僧往可否。嬌唯唯稱善。乃相繼下山。廟舍徙歸守門戶。聲音不久常還。遂一齊向隔山而去。至山頂。放目四顧。不見有如阿羅漢。復前行。遇一小兒。忽見高山山下之林間有羊羣。僧見狀。惶急驅嬌曰。汝夫死矣。爾親手羊羣之存國乎。豈乃飲其虎之像歟。不觀乎羊羣之存國乎。嬌乃止。甫抵溪間。羊羣紛逐。則見牛羣人頭已在血肉模糊之青草間。嬌驚爲己夫。更覺悲慘。然猶置之草間。亦無如之何。乃欲移屍以賣之。然僅右手兩指間。燈光青輝。少頃該地已杳矣。及四寺。情轉出口撒放。無人料理。迷回。僧方自爐中取出白果露酒。嬌感謝。拭淚而飲。僧亦換茶。僧亦換茶。

(第八卷)

